

农牧渔业部部属高等院校
教书育人事迹经验
汇 编

农牧渔业部教育司编

前 言

教育必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农业院校担负着培养与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合格的高等农业人才的任务，要培养德才兼备的高质量人才，教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教师贯彻了党在教育方面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两个基本点，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做出了努力，为培养“四有”人才做出了贡献。

几年来，广大教师在教书育人工作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探索了许多有效的方法，促进了学生健康成长。为了总结交流教书育人的工作经验，宣传教书育人先进事迹，推动教书育人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编辑了《农牧渔业部属高等院校教书育人经验汇编》，供各学校和广大教职工学习、参考。希望各校积极组织教职工学习，并不断总结本校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和新经验，把教书育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各校党委积极撰写稿件，提供材料，给予了大力支持，沈阳农业大学做了具体的编辑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农牧渔业部教育司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录

前 言

青春献给塔里木

- 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闵友信…… (1)
- 他获得第二次生命以后
- 记石河子农学院副教授尹玉琦………… (5)
- 一位教书育人的共产党员
- 记华中农业大学土化系讲师许耀才…… (12)
- 描绘事业宏图的人
- 记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郭锡昌…………… (20)
- 一腔热血献教育
- 记西北农业大学教授陆帼一…………… (31)
- 科教的佼佼者，学生的知心人
- 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教授林德光……… (40)
- 一心扑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人
- 记华中农业大学政治辅导员鲁先发…… (46)
- 风雨不摧的燃烛
- 记北京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李赋镐… (56)
- 远为学者，近若园丁
- 记西南农业大学教授陈世儒…………… (60)
- 知学生，爱学生，培育学生
- 记华中农业大学班主任林进凯
- (68)

红烛闪光

- 记石河子农学院优秀教师郝玉英……… (73)
- 辛勤耕耘育人才
——南京农业大学植病教研组教书育人的事
迹…………… (83)
- 实行学生聘请指导教师制度，推动教书育人工作开展
……………沈阳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系 (95)
- 理论联系实际，教书必须育人
……………大连水产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04)
- 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学生能力
——我们是怎样开展教书育人活动的
……………中共西北农业大学委员会西北农业大学 (113)
- 发动教师教书育人，改进和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沈阳农业大学委员会 (123)
-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战略措施
——谈谈开展教书育人工作的体会
……………厦门水产学院 黄拔泉 (135)
- 努力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湛江水产学院 李金诚 (142)
-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努力做到教书育人
……………华南农业大学 李淑琳 (148)
- 我对教书育人的几点体会和做法
……………沈阳农业大学 金耀青 (155)
- 谈谈教书育人的体会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梁淑贤 (166)
- 教书育人是人民教师的天职
……………厦门水产学院 江 仁 (171)

结合政治课教学，开展教书育人工作

.....西北农业大学 钱小康(178)

青春献给塔里木

——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闵友信

《工人日报》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第二版的光荣榜下，排列着荣获“五一劳动奖章”的名单，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我们的眼帘，他就是塔里木农垦大学农学系讲师、系副主任闵友信。此时，人们把羡慕的眼光投向那枚闪光的奖章，又可曾知道他扎根塔里木二十五年，为培养人才付出的辛劳？！

选 择

一九六一年初，即将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闵友信，面临着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选择。同许多将要毕业的大学生一样，他考虑着分配的去向。当时，论学习成绩，他可以申请留校，也可以去科研单位；按招生来源，他有理由回安徽，建设家乡。但是，在分配志愿书上，他清清楚楚地写着：新疆、青海、内蒙古……。这就是他的选择！

早在毕业实习的时候，他所在系的部分毕业生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新疆综合考察队的工作，他从这些同学那里了解到，新疆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科技落后，缺乏人才，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然而，深深吸引着他的是，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百业待发，急需大批有志之士去建设。他想到，我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应当选择的第一志向。就这样，他把个人的选择同祖国的需要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分配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他愉快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扎 根

二十四岁的闵友信一来新疆，就被分配到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学校座落在世界三大沙漠之一的塔克拉玛大沙漠北缘，塔里木河上游北岸，当时还是一所国家没有正式承认的“戴帽”大学，校舍破烂、设备简陋，更缺少师资。同母校相比，真可谓天上地下。这里的条件比当初设想的还差。但他没有后悔，没有动摇，南泥湾老战士向塔里木荒原进军的伟大创举，深深鼓舞着他、激励着他。他懂得，正是因为这里条件艰苦，我才到这里来的，落后面貌可以经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变。

然而，人生的路途并不平坦。十年动乱期间，他同样经历了磨难。六九年学校被迫解散，他也被赶到了塔河南岸的农场，直到一九七六年复校，他才重返教学岗位。此时人已近中年，他为荒废了的年华而痛心、惋惜。社会上刮起的“回内地”风，也吹进了校园，一些同志动心了，设法调离了新疆。当时流传着这种说法：一不该上大学，二不该来新疆，三不该再来新疆。亲友们帮他联系了工作，发来了商调函，劝他回内地，他又面临一次“走”与“留”的考验。他想起毕业时要求来边疆的决心，过去的选择是正确的，是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如今党需要我在这里继续工作，我怎么能逃避历史的责任呢？于是，他在给亲友们的回信中说，一个有志向的人，应该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绝不能半途而废，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夺回失去的青春。这就是最好的答卷！

奉 献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却可以用双手改变这

个时代。这需要正视现实，振奋精神，顽强拼搏。

复校以后，他一直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由于师资缺乏，他不得不同时担任两门以上的课程，经常是讲完这门课又去上另一门课，有时每周达到二十多学时。几年来，他曾担任《土壤学》、《农业化学》、《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农业基础》等课程的教学，平均每年完成四至五个不同班级的授课任务，大大超过了教育部规定的工作量，有的学年完成教学工作量达三千学时以上。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每讲一课，他都认真钻研教材，翻阅许多资料，核对每一个数据和插图，从不马虎。他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都花在教学上，课堂、实验室、家，成了他活动的三维空间。他讲课熟练，生动有趣，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学生们常说：“闵老师的记性真好”。这个评价浓缩了他辛苦的汗水，映出了他严谨的教学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已入到中年，应该多做些工作，只要工作需要而我又能承担的，多干一些是应该的。

他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胃病。七九年的一段时间，他身体明显消瘦，脸色青黑，去医院胃镜检查，怀疑是胃癌。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他依然担任着三个班的教学工作。一次，课堂上胃病发作，额头上渗出一粒粒汗珠，他用一只手紧紧地顶住胃部，忍着疼痛，坚持把课上完。住进医院后，他往返四公里，仍然回校给学生讲课，没有误过一节课。

一九八〇年，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更加从严要求，忘我工作。八四年二月，他收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面对四个班的教学任务，他把电报压在备课本下。四月，又收到了“母亲病逝”的电报，校领导劝他回去一趟，

他又怕耽误学生的课，咬咬牙还是没走，直到课程结束，才离开学校…。学生们感动地说：“我们再不好好学习，真对不起闵老师”。

他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注重教书育人。六二年，学校从上海招收了一个土壤肥料专科班，（简称“土肥班”）这个班的学生一入校就打架闹事，不愿学习，被大家称为“土匪班”。校领导派他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工作，他把行李搬到了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吃住在一起，一个一个地谈心，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时间一长，学生心里的话都愿意和他讲，师生关系十分融洽。终于，一个后进的班转变了。复校后，他先后担任过四个班的班主任，由于他深入学生，工作扎实，严以律己，与学生建立了真挚的感情，一批批学生陆续毕业，一封又一封书信不断地传递着师生情意。

近几年来，他还抽时间进行了氮肥对作物生长影响的实验，写出了几万字的论文，对周围团场在农业生产中合理使用氮肥，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现在，四十九岁的闵友信，壮心不已，又投身于教学改革的工作中。

“五一劳动奖章”是来之不易的，而他，又是当之无愧的。

他获得第二次生命以后

——记石河子农学院农学系副教授尹玉琦

一九八一年春，石河子农学院农学系副教授尹玉琦，因胃大出血，生命垂危，被送到石河子医学院附属医院。

这一可怕的消息，传到了学院党委，传到了兵团领导。兵团农垦局副局长史骥、程仁英等，专程从乌鲁木齐赶到医院探望。

“老尹，有什么话要说吗？”

尹玉琦拉着兵团领导的手，热泪盈眶，艰难地说：“我的孩子都长大成人，别无牵挂。遗憾的是，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我死后，家中的书籍，送给图书馆。不开追悼会，把我的骨灰撒在校园的任何一个地方……”。在场的同志听了，鼻子一酸，泪水蒙住了视线。

为了抢救老教授的生命，一百多名学生争先恐后到医院献血，医院挑选了技术精湛的主刀医生，胃切除了三分之二。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他没有死。党和人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追 求

尹玉琦一九一九年出生于辽宁省新金县一个地主家庭。一九四〇年，他告别了父母，考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日本投降前夕，他回到了祖国，从事商业工作。一九五三年分配到农业部植保局工作。一九五八年，他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党申请书。

一九六一年，尹玉琦满腔热情，和妻子一道，踏上了支援边疆的里程，分配到石河子农学院农学系，担任植物病理教研室主任。此时此刻，他踌躇满志，决心把自己的知识，献给边疆的各族人民。他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啊！请接受我这颗赤诚的心！

正当他扬帆远航的时候，一场人为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一夜之间，他被带上了“汉奸”、“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等帽子，受到批斗，下放到喀什兵团接受再教育。

在那“四害”横行的年月，祖国的教育事业受到摧残，个人蒙受不白之冤，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然而，他没有消沉，没有怨恨。他相信党，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一九七四年尹玉琦调到团部中学，教生物课，并负责校办农场的生产，什么种地、喂猪他都管。当时，有少数学生住校，为了照顾他们，尹玉琦只身住到学校，白天教书，晚上查铺。谁的被子掉了，他象父亲一样，帮助盖好，自己才睡觉。两年来，由于教学效果好，师生生活有了改善，他荣立三等功。

一九七六年，阳光驱散了乌云，尹玉琦获得了解放。一九七七年，他回到了农学院，重新担任了植物病理教研室主任，一九七八年晋升为副教授。一九八〇年，他第三次庄严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

一九八三年三月，尹玉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焕 发 青 春

尹玉琦同志康复以后，焕发了青春。为了党的教育事业，

他象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几年来，他先后担任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毒学》等六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年年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并招收了七名研究生。

外国有句名言：“一个差的教师给人们传授真理，而一个好的教师能教会人们去发现真理。”尹玉琦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但给学生以知识，而且引导学生运用这些知识，去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从向本春、陈小江、董平三个硕士研究生的成才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他爱才之心，育人之法。

科学选题。“新疆哈密瓜病毒病”、“甜菜丛根病”和“豆蔻作物病毒病”，都是生产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尹玉琦把它们列为研究生的研究课题。

学习进修。由于学院设备不全，资料缺乏，尹玉琦把三名研究生送到南京农业大学进修，一边学习，一边为撰写论文作准备。半年以后，又把他们分别送到北京、上海和乌鲁木齐等地的科研部门、图书馆，进行短期学习，搜集资料。

严格指导。常言道：严师出高徒。为了培养研究生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尹玉琦对他们严格要求，几乎到了苛求的地步。一九八二年，陈小江准备毕业论文，由于材料组织不严，表述不清，尹玉琦严厉批评他：“这是论文吗？科学是严谨的，不能有半点马虎，重写！”写好之后，尹玉琦一遍一遍地帮他修改，并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让他试讲。结果，三易其稿，毕业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了。由于他的严格要求，使他带的研究生养成了细心谨慎、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一九八五年秋，向本春、陈小江、董平在北京农业大学进行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们的学术论文，受到了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裘维藩等专家的高度赞扬。

一九八六年八月至十月，学院先后邀请三批日本专家、学者讲学。外宾的吃住、迎送，他亲自安排；专家讲学，他当翻译。有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到家里精疲力尽，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没办法，第二天只好夫人代劳，去当翻译。谈到尹玉琦的工作作风，他的老伴嗔怪地说：“老头子工作起来不要命。”

育 人

一九八三年冬，学院传出一条新闻：六十三岁的副教授当了班主任。

“这么大年纪，当班主任干啥？，真是自找苦吃！”一时议论纷纷。

在那时当班主任，谁愿意干？问题多，工作忙，还不计算工作量，年轻教师都不想干。

“让我干吧！”尹玉琦决心担当重任。

“尹教授，你年纪大，工作忙，还是让青年人干吧。”系领导关心地说。

“我身上流着学生的血，我要为他们多做点工作。”上任以后，他首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每天晚上找一个学生谈话，植保八七级二班的三十三名学生，他几乎谈遍了。

为了树立和形成一个良好的班风，每天早晨，他不顾年迈体弱，督促学生出操、跑步；晚上十二点，到宿舍查铺，

谁要不在，还要去把他找回来。

平时，不管多忙，尹玉琦总是把班里的工作挂在心上。一次计划晚上九时召开班委会，解决学习质量下降的问题。八点五十分，他从实习基地赶回来，饭也顾不上吃，就召开班委会，一直到深夜十二点。

如果说医生能使病人转危为安、起死回生，我们也可以说明尹玉琦是不拿手术刀的大夫。周晓红同学因恋爱，做出越轨行为。尹副教授为了挽救她，不辞劳苦，两次步行到她家反映情况，与家长配合做好工作。小周受到学校处分后，尹老师并不嫌弃她，而是接近她，教育她，挽救她。在尹玉琦的热情感化下，小周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现在，小周学习努力，性格开朗，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班主任的职责，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四有”新人。几年来，尹玉琦引导学生靠拢党团组织，积极上进，并用他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进行现身说法，给青年教师、学生上党课，用他火一般的热情教育青年，感染学生，激励他们成才。现在，经过他的培养、帮助，有三名教师和八名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尹副教授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有火一般的热情：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在学习上，热情帮助；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为了方便研究生的工作和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尹玉琦用科研和研究生经费给他们买了两辆自行车和四台高档收录机。向本春的爱人在奎屯地区工作，两地分居好几年，尹玉琦为她工作调动四处奔走。陈小江考入北京培训中心后，为了解决他母亲进城问题，尹玉琦跑上跑下。连研究生的书报费领了没有，他也要问问。这一件件小事，看起来是那么平凡，然而却闪耀着一位良师益友的金子般的心！

奉 献

“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知识无私地献给党和人民。”尹玉琦是这样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新疆哈密瓜，是驰名中外的特产，在国际市场上有很高的声誉。然而，从六十年代初，哈密瓜发生了病毒病，产量下降，含糖量减少。它的毒源、传播途径是什么？种类有哪些？这个课题，在国内外还没有搞清楚。

为了攻克难关，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尹玉琦每年都要带上课题组的同志，深入到吐鲁番、鄯善、哈密、五家渠、石河子等地区，对该病的种类、毒源、流行规律及其防治等，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并用先进的实验手段进行检测。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五年的努力，查清了该病的主要毒源是西瓜花叶病毒，随种子越冬由蚜虫传播，并提出了以热处理和药物处理的综合防治措施。两年来，在一〇二、一二二团场示范推广一千四百六十多公顷，有效地控制了病害的发生，产量和含糖量明显上升。一九八六年八月通过了区级鉴定。专家们认为，这一成果，达到自治区先进水平。某些内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尹玉琦身兼校内外多种职务，大量的行政工作，各种各样的会议，经常的外事活动，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尽管他工作繁忙，可是他没有放弃学术方面的研究。几年来，他和同志们一起撰写了《新疆哈密瓜毒源鉴定》、《新疆甜菜坏死黄麦病的研究》等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家和自治区级刊物上发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院党委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尹玉琦以他的献身精神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受到了

师生的赞扬。他两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一九八三年被评为自治区“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人师表先进个人，一九八五年，荣获学院和兵团优秀党员光荣称号。

教育先驱陶知行先生说过：“在人世间捧出一颗心来，决不拿半根草去。”用这句话形容尹玉琦并不过分。他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献给了他的学生。

（陈默）

一位教书育人的共产党员

——记华中农业大学土化系讲师许耀才

“您的《微生物生理学》教课方法真是‘太棒’了，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可谓，‘别具一格’。”

“当我误入歧途时，您诚心诚意，不厌其烦地给我指教，拉着我一步步走上正道，我终生难忘。……”

一封封来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向他的手中。上面的第一段话是一位分到北京工作的毕业生来信中对他教学的称赞；第二段话则是一位曾经犯了错误的学生给他来信中发出的感慨。

他虽然没有那惊天动地的事迹，可他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职尽责，因而赢得了同志们的好评。

他就是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华中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中年讲师许耀才。

—

许耀才今年四十四岁。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化学系。分到华中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后，起初担任有机化学教学工作，后来改教微生物生理学。多年来，他勤于思索，精心致教，教学质量和服务显著提高，受到师生们的赞赏。